

# 领导人的存在感可不是白刷的



有声若霆

本报国际观察员 赵恩霆

普通人每天刷朋友圈的一重含义是告诉大伙：“我刷故我在。”各国领导人也是人，他们也需要时不时地刷刷存在感，只不过除了玩玩社交媒体，他们刷起存在感来，方式方法更高大上。而且，他们想表达的也绝非“故我在”这么简单。

18日的黑海海滨，给了63岁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一个大大的拥抱：这位硬汉乘坐一艘潜水艇，下潜至83米深的海底。玩潜水对他来说已不新鲜，开飞机、玩赛车、骑马、柔道、狩猎、垂钓，这年头拼“综合素质”在普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不过，这次普京潜水地点值得

玩味——克里米亚的黑海海滨。放在之前，到这儿玩耍算出国游，如今这里是俄罗斯的“自留地”。普京此次前往克里米亚，主要工作是主持召开国务委员会主席团会议，讨论俄罗斯旅游业的发展问题。同时，俄总理梅德韦杰夫也在克里米亚出席一个青年论坛。

这已是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之后，普京第三次前往这里出席活动了。他一再、再而三地到克里米亚刷存在感，实乃有意为之，不断强化和强化俄罗斯对这块土地的“主权”。附着着，择机继续对内对外展示自己的硬汉形象。

再看他的搭档梅德韦杰夫，虽然没在克里米亚玩潜水，却在当地表示，有意于近期访问与日本存在领土争议的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中的择捉岛，去出席一个青年论坛。

对俄方这一举动，日本自然很不爽。但由于“北方四岛”处于俄罗

斯实际控制之下，它奈何不了俄罗斯领导人的访问。如同普京到克里米亚站台一样，梅德韦杰夫等俄高级官员时不时地到日俄争议岛屿刷存在感，无疑是在对日表明“这儿我控制，来去我随意”，在解决领土争端中不断强化主动权。

63岁的普京到克里米亚的时候，65岁的印度总理莫迪正忙着访问阿联酋。这是印度总理34年来首次访该国，也是莫迪去年5月上任后首次访中东国家。

就在出访阿联酋前两天，莫迪还会见了伊朗外长扎里夫，承诺印度会与伊朗共同开发察巴哈尔港。扎里夫则表示，无法忘记印度在伊朗困难时期提供的支持。到9月，莫迪将在新德里迎接来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他还将于11月前往土耳其参加G20峰会。今年晚些时候，莫迪还将访问沙特。此外，印度总统慕克吉将于10月访问以色列。16日在阿联酋接受采访时，莫迪直

言海湾地区对印度的经济、能源和安全利益至关重要。印度70%的油气资源依赖进口，中东对稳定印度的能源供应意义重大。同时，海湾富油国资本丰富，这对急于振兴制造业和改善基础设施建设，但又缺钱的印度而言，拥有巨大吸引力。

正如扎里夫在访问印度时所言，印度是中东地区的重要玩家，而这也符合莫迪上台以来大玩周边外交的定位。莫迪近期频频赴中东刷存在感，除了推行既定外交方针，服务国内经济发展之外，深度介入中东事务也可提升印度的大国地位和影响力，这可谓历代印度政府的“夙愿”。

再看看咱们“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一向行事低调的日本明仁天皇，今年快被那位安倍首相“烦死”了：由于安倍政权在右倾化道路上狂奔不止，在这样一个特殊年份，对历史问题遮遮掩掩，惹得邻国和国际社会一片谴责声。

于是，明仁天皇发声了，而且从年初至今，连发三声：今年1月1日发表新年感言时说，日本应“充分学习这场战争的历史，思考日本今后走向”；6月3日为到访的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举办晚宴时说，“二战期间，日美在菲律宾发生激烈战斗，导致不少人丧生。这是日本人必须以深刻的痛悔感长期铭记的事，我向当时所有失去生命的人表示最深的哀悼”；8月15日出席日本全国战死者追悼仪式时发表致辞，“在回顾过去，对先前战争深刻反省的基础上，我殷切期盼战争惨祸不再重演。”

明仁天皇怒刷存在感，而且在对待历史问题上的措辞一次比一次深刻，在“8·15”追悼式上首次使用“深刻反省”一词，无疑是在一次次敲打安倍政权，同时尽可能为日本在历史认识上挽回些许颜面。上了年纪的领导人们，为了国家利益也是拼了。

## 财富三明治

# 通缩，通缩，再通缩？日子咋过？

□崔滨

眼下的中国宏观经济，让外国经济分析师越来越看不懂了。11日，央行突然宣布进行人民币汇率改革，进一步放宽对美元的汇率浮动区间，使得国际汇市的节奏被陡然打乱，不仅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连续3个交易日大幅贬值，降幅创下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大，连带马来西亚、哈萨克斯坦等周边国家，都忙不迭下调本国货币汇率。

尽管此后又有连续4个交易日的上扬，但人民币兑美元还是跌破了6.4:1的关口。要知道，去年3月17日，央行同样宣布实行类似扩大浮动区间的汇改时，市场的表现可是十分淡定。《金融时报》评价，中国政府这是在主动进行货币贬值，以应对经济增长放缓的挑战。

《华尔街日报》在看到7月份中国各项经济数据后担忧地分析，“PPI连续40个月下跌，制造业疲软；股市低迷不振，央行连续降息降准，中国正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

但中国经济学家看到的另一些数据，则让他们做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中国可能正处于下



一轮通胀的隐忧中。

比如，在猪肉价格强势上涨中，7月份中国的物价指数创下年内最高涨幅，让经济分析师惊呼“二师兄，你是CPI请来的救兵吗”？要知道，猪肉可是中国人最重要的动物蛋白质来源，每一轮价格调整都会带来整体物价的波动。

另外，全中国最昂贵的生活消费品——房子的价格，在连续13个月下滑后，近期又连续3个月上涨，代表中国楼市风向的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房价，已然填平了此前一年的降价波谷，重新

进入上涨区间。

这让《金融时报》用一个少见的“再通胀”来描述中国经济。在经济学教科书中，“再通胀”可是一种在通货紧缩时期却存在着隐性通胀的复杂经济状态。此时的物价普遍呈抗跌性，且货币运行与物价运行完全呈背离状态。只要经济形势稍有回暖，隐性通胀立马就会转化为显性通胀。

但这正是中国经济的现状，7月底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了中国经济正处于同时应对“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

化期”的“三期叠加”状态，让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经济政策制定充满了挑战。

连决策者都头疼不已，普通百姓如何度日就更加复杂。夹在通胀与通缩之间的“再通胀”中，一边要小心地让资产保值增值，对抗物价上涨；同时又要谨慎地消费，以防真的进入通缩，物价一路下滑，把自己的投资套在山腰。

还好，《华尔街日报》以“中国式通缩来袭”为名，向全球投资者建议，在经济走向不定，现金为王永远是最佳选择，“若出现通缩，银行利率就将为正，可以把现金转变为存款；而通胀时，价格上涨，则可以把现金投入股票、房产等抗通胀产品，保值增值。”

最富有经济衰退周期生活经验的，非我们的邻国日本莫属，在其长达近20年的经济通缩日子里，日本人养成了谨慎消费、注重储蓄，同时又积极寻求投资渠道的生活习惯。但也许最值得中国人学习的，是日本人无论何时都勤奋工作的积极态度，毕竟和泡沫时代相比，钱赚得没那么轻松了，哪怕是波澜不惊地过日子，也要努力去争取。

## 一周声音

“转移囚犯一事没有受到白宫任何压力，美国法律规定，国防部长拥有批准转移关塔那摩湾囚犯的最终权力。”

——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20日表示，他全力支持转移关塔那摩湾的囚犯。

“现在很清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民盟将和朋友站在一起。”

——缅甸最大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总书记昂山素季18日暗示，将与遭解职的执政党巩发党主席吴瑞曼结盟。

“中国货币由于与美元挂钩，已经升值很多，这给中国经济带来压力。”

——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17日在华盛顿参加讨论会时表示，中国近期在汇率方面的举措正在向让市场决定汇率的方向发展。

“朝鲜军队预算为40亿美元，韩国军队预算为300多亿美元。如果朝鲜决定进攻韩国，那么显而易见谁将获胜。”

——俄罗斯远东研究所朝鲜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叶夫根尼·金18日表示，朝鲜声称其拥有独特武器是政治高调。

“如果不能及时评估出后果，美国就不应卷入国际冲突。并且，美国不会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19日在接受美国《国家利益》杂志采访时表示。

“今天的美国需要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杰布在担任佛罗里达州州长期间经受了严峻的挑战，实现了目标，他当选总统后也会这么做，他将是一位了不起的总统。”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20日为弟弟杰布·布什发出首封筹款邮件，呼吁支持者为其捐款25美元至100美元不等。这是杰布正式宣布竞选总统以来，小布什首度公开发声为其筹款。

“我认为，他（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奥巴马的厌恶影响了整体关系。如果我获胜，那么我会跟他处理好关系。”

“了不起的领导人，有人称她（德国总理默克尔）是当今世界上最聪明、最伟大的领导人，说这话的人对她非常了解，跟她打过交道。”

——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地产大亨特朗普近日在接受采访时称，能与普京搞好关系，赞默克尔是最佳大领袖。

（赵恩霆 整理）

# 始于古罗马的西方消防体制



本报记者 王昱

一周史记

“8·12”天津爆炸案的硝烟，引发国内关于消防员制度的讨论。不少人介绍国外的各种消防制度，以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过，讨论者似乎很少想到这个问题：如今世界各国种类各异的消防制度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说起来，消防队是一种伴城市而生的产物。在房屋鳞次栉比的街区里，一屋起火，延烧百家，实在是毁灭城市的大杀器。人类历史上第一支公共消防队，就于公元前1世纪诞生在人类史上首个人口超百万的城市罗马城中，由大军阀克拉苏自己掏腰包组建。不过，克拉苏此举并非因为他是个大善人，

而是为了敛财——城里有人家着火时，该消防队到达现场后不是先灭火，而是找事主开个极低的价格把其房产买走，由于火灾如果不救横竖要把家产烧没，邻居又在在一旁施加压力，事主往往会忍痛贱卖家产。一来二去，这种消防队最终成了其所有者压榨平民的手段。与其说这是在消防，不如说是趁火打劫。

古罗马式的消防队，虽然很不人道，但直到近代保险制度成形，人类才告别这种野蛮的消防方式。不过，新的消防方式在我们的观念里其实也未尝接受得了：1720年，伦敦火灾保险公司组建了12支消防队。担心火灾的人们可购买这家公司的火灾保险，而保险公司则在买主的门前镶上铭牌，一旦发生火灾，消防员到场先看的不是火灾大小，而是房主门前是否有铭牌，有就立

即灭火，没有则掉头就走。

这种消防队如果出现在中国，可能会被指责为“灭绝人性”，但英国人却不这么想。事实上，正因英国人普遍能够容忍这种“先看牌，后看火”的消防队，消防公司才得以有越来越多的盈利，开始培养终身从事消防工作的消防员，欧美近代的职业化消防就此起步。而职业化的消防反过来又促使越来越多的市民购买消防保险，最终，当消防保险成为伦敦所有市民的共识时，消防保险最终被纳入伦敦市政税收体系，伦敦消防员“看牌不看火”的消防理念就此消失。

因为这段历史，英美等国的消防员本质上并非公务员或军人，而是公司职员。享受高薪的他们因而具有高度的职业素养和敬业精神。不过，时至今日，供养这种消防队依然需要一笔不

菲的支出，对于那些没有对“未雨绸缪”达成共识的社区来说，以居民个人的形式购买消防保险的情况仍时有发生。2010年，美国田纳西州真就出现了消防队因为居民未交保险而坐视大火吞没其住宅的事件。对此，美国社会主体却体现出了理解，正如伦敦市民当年容忍“先看牌，后看火”的消防员一样。

人类是渺小的，因此在灾难面前，人类需要团结成一个群体才能应对，而群体是需要共识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消防队正是这种共识的产物，一个社会具有什么样的共识精神，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消防队。因此，当今不少舆论在畅谈中国应该学习西方职业化的消防理念时，有个问题恐怕不得不问——我们的社会，真的已经达成了足够的共识，能够容忍一支“先看牌，后看火”的职业消防队了吗？